



启功 著

# 百年启功 启功自传

原书名《启功口述历史》

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

出版集团办公楼相中的一对石狮，

并分别铭辞：师垂典则，范示群伦。实是夫子自况。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百年启功

# 启功自传

原书名《启功口述历史》

启功 著 赵仁珪 章景怀 整理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启功自传 / 启功著. —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1

(百年启功)

ISBN 978-7-303-14708-3

I. ①启… II. ①启… III. ①启功(1912~2005) — 自传 IV. ①F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5369号

---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5532  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  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---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[www.bnup.com.cn](http://www.bnup.com.cn)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140 mm × 210 mm

印张: 5.5

字数: 110千字

版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2.00元

---

策划编辑: 李强

责任编辑: 李强

美术编辑: 李强

装帧设计: 李强

责任校对: 李菡

责任印制: 孙文凯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## 编者赘言

二零零四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忙着出版一个系列的启功先生新著，为庆祝启功先生九旬晋二寿辰。那次出版的有《启功口述历史》，是先生刚刚完成的生平自述，极具文献价值；《启功讲学录》，努力收集了先生讲学的讲稿、提纲和当年高足的课堂笔记，以求再现先生的讲学风采；《启功韵语集》，汇编了先生此前自编的诗词三语，并且新增了注释；《启功题画诗墨迹选》，在先生许多堪称绝唱的精彩题跋之中，只选题画诗词手迹，配以原画，最宜诗书画互美的欣赏。此外还附加了一本启功先生题跋的董其昌临天马赋原大影件。总之，都是启功先生的新书。记得五种新书送到先生手里的时候，先生精神矍铄，情绪颇高，和我们一起说了许多风趣快乐的话。先生特别说，书应该出得小一些，一本书说明一个问题就好，要照顾买书的人，不必用大部头吓人。我们也决定为先生编一些“小书”，并且和先生讨论编辑的原则，将设想征得了先生的同意。

如沐春风的情景宛在眼前，启功先生旋即仙逝了。八年容易，这期间征集和整理《启功全集》，已经力不从心，遑论它顾。在启功先生诞辰百年的时候，我们终于选集了这几本“小书”，纪念先生的冥诞，回向先生的教泽。本系列小书共五本，希望简介启功先生不同方面的成就，以“百年启功”为总题。

《启功自传》即是之前出版的《启功口述历史》，这次去掉了初版所配的插图，单色印刷，以压缩成本继而降低定价、方便流布。本书初版，编者以为是书界数年不遇的难得选题，其中言近旨远，情理回环，非先生不能道也。图书是个例外的产品，定价无关乎作者思想内容的价值。封面特别注出原版书名，提醒买过的读者不必重复。五本小书均注明系编者所编，以明确不是启功先生自编交付出版的图书了。

《文体两种》，我们选择了先生此前出版的《汉语现象论丛》中的两

篇。其中《说八股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版单行本，当时造成一种重新审视的轰动，有张中行先生、金克木先生等同名著作相继出版。《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》，有关于启功先生一个学术观点，即唐诗宋词元曲、明代小说之后，子弟书是古典文学在有清一代的典型文体。也许接近新文化的开元影响，子弟书的文学价值遂遭遗忘。此文对子弟书的形式、特点和成就有精确的论说。

《清空如话》，是启功先生“白话诗词”的选集，“清空如话”本是启功先生论李清照的话，移来作先生诗词选集的名称。中华是历史悠久的诗歌民族，诗歌到了现代，有各种探索的道路。启功先生白话入律的创作，是成果卓著的尝试。选集特别注意了诗人真切情感、朴实白话而不出音律的诗、词、铭创作，希望更多读者看到古典情怀不远我们当代的纷繁生活。

《绝妙好辞》是启功先生文选小集。“绝妙好辞”是以集中一篇文章而总署书名。先生的文章自青年时期就有一种老僧讲经不耸视听的平稳，有一种话浅理深想说少的精密。文章是启功先生自青年时期就开始的名山事业，是一生追求、精神所系，是外装修青砖白墙、入里去七宝楼台的精神世界。不知小书陋选得能反映也不？

《书画逸兴》选择先生书画手泽若干件，是简单印刷、平实装帧的书画作品集。其实，先生的作品不在尺幅巨大，而在趣味逸兴，一片纸、几数笔，“千里面目”，遣兴而已，有些甚至是无意流传的草稿便条。集中注意选集先生一些不经意、随手间的手泽，没有大义，只堪把玩。我们这么选辑，希望读者更能了解启功先生，希望读者更加喜爱中国笔墨文化。

多年以来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功先生著作多种，感谢启功先生的关心和放任。如何编辑好启功先生的诗文著作和书画作品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也请读者高明有以教导。欢迎有心诸公随时联系本社启功先生著作编辑研究室，给以具体的要求和指教。

编者

2012年6月30日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我的家族/1**
  - 一、我的姓氏和世系/1
  - 二、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/7
  - 三、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/18
- 第二章 我的童年和求学之路/28**
  - 一、童年生活/28
  - 二、入学前后/34
  - 三、我的几位恩师/45
- 第三章 我与辅仁大学/61**
  - 一、三进辅仁/61
  - 二、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/67
  - 三、辅仁逸事/78
- 第四章 我与师大/89**
  - 一、院系调整/89
  - 二、反右风波/95
  - 三、“文革”时期/102
  - 四、老伴之死/110
  - 五、迟到的春天/117
- 第五章 学艺回顾/122**
  - 一、书画创作/122
  - 二、书画鉴定/131
  - 三、诗词创作/142
  - 四、学术著作/150
- 后记/163

## 第一章 我的家族

### 一、我的姓氏和世系

我叫启功，字元白，也作元伯，是满洲族人，简称满族人，属正蓝旗。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在满洲建立伪满洲国后，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“满洲”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。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，是他们侵略了满洲，分裂了中国，这不能赖满洲族人。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，想把满洲族人变成“满洲国”人，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。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，让他先当执政，后当皇帝。如果他从小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，变着法儿地想复辟，重登帝位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们满洲人无关；但由日本人扶持，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，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。溥仪有一个号叫“浩然”，不管他叫溥仪也好，还是叫“浩然”也好，不管他真“浩然”也好，还是假“浩然”也好，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们无关；但他一旦叫了“满洲国”的皇帝，就与我们有关了。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，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。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，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。我们是满洲族，但不是“满洲国”的族；我们是满洲族的人，但不是“满洲国”的人，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。

满洲族的姓很多。满语称姓氏为“哈拉”。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。如“完颜”氏，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，音译成汉姓就是“王”；“瓜尔佳”氏，音译成汉姓就是“关”。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、姓关的，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，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。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。我曾写过一篇《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》的文章，登在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4期上，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。

我既然叫启功，当然就是姓启名功。有的人说：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？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，有的还用新式标点，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。还有人叫我“金启功”。对此，我要正名一下。“爱新”是女真语，作为姓，自金朝就有了，按意译就是“金”，但那时没有“觉罗”这两个字。“觉罗”是根据满语 *giro* 的音译。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。按清制：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，他的直系子孙为“宗室”，束金黄带，俗称“黄带子”，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，俗称“六祖”；对这些非塔克世——努尔哈赤“大宗”的伯、叔、兄、弟的后裔称“觉罗”，束红带，俗称“红带子”，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，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，直到清亡后才废除。清朝时，把这个“觉罗”当做语尾，加到某一姓上，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，原来姓“舒舒”氏，后来加上“觉罗”，就叫“舒舒觉罗”，而老舍又从“舒舒”中取第一个“舒”字做自己的姓，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“舍”字和“予”字，做自己的名字，就叫舒舍予。同样，也把“觉罗”这个语尾，加到“爱新”后面，变成了“爱新觉罗”，作为这一氏族的姓。也就是说，本没有这个姓，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。再说，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，只不过是“大宗”之外的宗室而已，在清朝灭亡之后，再强调这个觉罗，就更没有意义了。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，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。

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，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；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，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。这实际很无聊。当年辛亥革命时，曾提出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，成功后，满人都唯恐说自己是满人，那些皇族更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。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，又提出要“五族共荣”，形势缓和了一些，但新中国成立后，那些爱新氏，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，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、旧势力、旧天堂念念不忘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，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，牛鬼蛇神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“文革”后落实民族政策，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，甚至吃香了，



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，自诩自得，人恭人敬，沆瀣一气，形成风气。我觉得真是无聊，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“没劲”。事实证明，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，它的辱也罢，荣也罢，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，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？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？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，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，邀我参加。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，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，题为《族人作书画，犹以姓氏相矜，征书同展，拈此辞之，二首》：

闻道乌衣燕，新雏话旧家。  
谁知王逸少，曾不署琅玕。  
  
半臂残袍袖，何堪共作场。  
不须呼鲍老，久已自郎当。

第一首的意思是说，即使像王、谢那样的世家望族，也难免要经历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沧桑变化，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，就像王羲之那样，他在署名时，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玕王家的后人，但谁又能说他不是“书圣”呢！同样，我们现在写字画画，只应求工求好，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？第二首的意思是说，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“鲍老”，本来就衣衫褴褛，貌不惊人，郎当已久，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？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。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，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了一件笑谈：一次，我和朱家潘先生去故宫，他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到君家故宅了。”我连忙纠正道：“不，是到‘君’家故宅了。”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。说罢，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。其实，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，也不是朱家的故宅，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，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，也根本不想往上攀。

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。有人给我写信，爱写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

收，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。后来越来越多，我索性标明“查无此人，请退回”。确实啊，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、户口本，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，从来没有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那样一个人，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，那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当然就不是我了。

要管我叫“金启功”，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。前边说过，满语“爱新”，就是汉语“金”的意思。有些“爱新”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，早早改姓“金”，这不足为奇。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。清朝灭亡后，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，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。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，他这个人出尔反尔，朝令夕改，一点信誉也不讲，是个十足的、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。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，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。其中一件就是“你绝不许姓金，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”。我谨记遗命，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，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，而是姓了金，就等于是违背了祖训，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。至于我曾被迫地、短暂地、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，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。

总之，我就叫启功，姓启名功。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“启”。所以，我有一方闲章叫“功在禹下”，“禹下”就指“启”。我还有两方小闲章，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，用的是《论语》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：“启予手”，“启予足”，意为要保身自重。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：“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、足球队吧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可以‘启予手，启予足’啊。”我听了不由得大笑。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，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。

要说姓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，也没姓过金，但姓过一回“取”。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，我是第四名，姓名却写作“取功”，不知我报名时，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，这位先生“qi”、“qu”不分，而且不写“曲”，偏写“取”，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“取”，这倒是事实。

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，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。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，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，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。其实，从我的上好几代，家世已经没落了。之所以要简述一下，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。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。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，叫“文献学”。其实，从原始含义来说，文是文，献是献。早在《尚书》中就有“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”的说法，孔颖达注曰：“献，贤也。”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也说过：“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，文献不足故也。”朱熹注曰：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”可见，“文”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，“献”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。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，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“献”的部分。当然，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，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。

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，他继承了皇位，这就是乾隆皇帝。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，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，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。乾隆即位后，封弘昼为和亲王。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。

弘字辈往下排为永、绵、奕、载、溥、毓、恒、启。永、绵、奕、载四个字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“永绵奕载奉慈帏”而来的。“奕”有高大美好的意思，全句意为“以永久、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”，也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了。溥、毓、恒、启四个字是后续上去的，没有什么讲头。

我们这一支如果从雍正算第一代，第二代即为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，第三代为永璧，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，仍袭和亲王。同辈的还有四子永理（即成亲王）、六子永焕、七子永琨等。第四代叫绵循，他是永璧的次子，仍袭王爵，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。第五代为奕亨，他是绵循的第三子，已降为贝勒，封辅国将军。同辈的还有四子奕聪、六子奕瑾、九子奕蕊等。按规定，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，不但清朝如此，宋朝、明朝也如此，如宋朝的宗室，高一级的封节度使，次一级的封防御使，

都是武职。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，作为宗室，也是封武职。所以从奕亨那代起，我家虽都封为将军，但只是个虚衔而已。第六代即为我的高祖，名载崇。他是奕亨的第五子，因是侧室所生，不但被迫分出府门，封爵又降至仅为一等辅国将军。同辈的还有四子载容等。传到第七代有三人。次子名溥良，即是我的曾祖，根据爵位累降的规定，只封为奉国将军。他的哥哥叫溥善，是我的大曾祖，弟弟叫溥兴，是我的三曾祖，也都袭奉国将军。第八代共有五人。我的祖父行大，名毓隆，二叔祖名毓盛，三叔祖、四叔祖皆夭折，五叔祖名毓厚，过继给我大曾祖，六叔祖名毓年。第九代即我的父亲，名恒同，是独生子。如以图表表示，则世系承接关系如下：

一	雍正(清世宗胤禛)	
二	乾隆(清高宗弘历)	和亲王(弘昼)
三	嘉庆(仁宗颙琰)	二子(永璧)
四	道光(宣宗旻宁)	二子(绵循)
五	咸丰(文宗奕訢)	三子(奕亨)
六	同治(穆宗载淳) 光绪(德宗载湉)	五子(载崇)
七	宣统(溥仪)	二子(溥良)
八		长子(毓隆)
九		独长子(恒同)
十		独长子(启功)

## 二、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

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，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。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，字都很生僻，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。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礽（réng 或 chéng），人人都要避讳这两个字，甚至这两个音。大家知道，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（容若），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，就是为了避讳 chéng 这个音。但胤礽被废后，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。因为他死后，亲朋在吊唁时，都称他为成容若。胤礽被废后，立为理亲王，与礼亲王昭梈等都属于“世袭罔替”的“八家铁帽子王”。理亲王的溢法为“密”，这不是好字眼。后来胤禛当了皇帝（雍正），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“胤”字，而改为“允”字。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懿亲王胤祥可以不避，但他自己不敢，还是自动改为允祥。

雍正有十个儿子。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，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，二子、三子、七子、八子、九子、十子皆夭折。六子又过继给别人。所以这里面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。后来弘历当了皇帝，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，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。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，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。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。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，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，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。弟弟虽被封为亲王，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。

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。按清制：某后妃生了孩子，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，即亲生的母亲不能直接抚养亲生的儿子，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，甚至谋求皇位。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。为此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，用心可谓良苦。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（后被封为裕妃，地位在诸妃之上，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），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（雍正时封为熹妃，乾隆即位后，稟雍正遗命，尊为孝圣宪皇太后）。而

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。人的感情是复杂的。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，但对从小就把他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；而对虽为亲子，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，感情上就未免容易隔阂或疏远。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，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，但从小把他抚养大，对他感情非常深，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。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，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，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。因为自己当了皇帝，生母就是太后。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，甚至是废立大权。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。所以乾隆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、周密的策略和办法。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，晨昏定省，礼仪上格外尊崇，甚至大兴土木，修建大报恩寺（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）为太后做寿；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，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，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，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，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。与其交给别人看着，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。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。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：

高宗事太后孝，以天下养。……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，当重修，上从之。……上每出巡幸，辄奉太后以行。南巡者三，东巡者三，幸五台者三，幸中州者一，谒孝陵，称木兰，岁必至焉。遇万寿，率王大臣奉觞称庆。……庆典以次加隆。……先以上亲制诗文（前边提到的“永绵奕载奉慈帏”就是这类诗文）、书画，次则……诸外国珍品，靡不具备。

如果把“奉太后”“南巡、东巡”等解释为“孝敬”，也许勉强可通，但“称木兰”就令人费解了。“木兰”是满语“吹哨引鹿”的意思，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，称“木兰秋狝”，称其地为木兰围场。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，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，于是索性改为“围场县”，今属河北省。显然，“木兰秋狝”，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，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？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？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？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

虑，才时时带在身边吗？

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，著述甚丰，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，但有一部《乾隆以来系年要录》尚存，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而来的，但“建炎以来”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，套用到“乾隆以来”未见得准合适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，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，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。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，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，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。他表面上做得很堂皇，像个大孝子，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。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，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祥老所不知的。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，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，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：

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，号曰“实录”，观其命名，已堪失笑。夫人每日饮食，未闻言吃真饭，喝真水，以其无待申明，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。史书自名实录，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。又实录开卷之始，首书帝王之徽号，昏庸者亦曰“神圣”，童騃者亦曰“文武”，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。

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，得到叶圣陶老“此事可通读报章”的称赞。

“和王”满语叫“和硕”，意为四分之一，一角，相当于英语的 quarter，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。其实雍正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，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，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，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、性格、志向、能力。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，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、小玩意儿，如小盒子、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（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“阿哥”），平时见面时也常如此。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。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，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，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，这种“抢尖儿”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。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一旦决定后，就把他的名字作为皇位继承者放在神圣的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的匾额后面，以示郑重。（后来我发现，这四个字是

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，一边是“正大”两字，一边是“光明”两字，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。原拓片在台湾，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，墨迹不如原来的浓。）但弘昼却不这样想。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，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，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，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，早一时辰，晚一时辰，只是那么一报而已。日久天长，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。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，有恃无恐，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，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。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佣人跪一院子，大哭举哀，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，觉得很痛快。前面提到的“铁帽子王”之一的礼亲王昭桂，曾编过一本《啸亭杂录》，书中多记宫中之事，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，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，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。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，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，后交给中华书局，以补充原来的不足。书中有一条叫“和王预凶”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“凶”是五礼之一。五礼包括“吉”、“凶”、“宾”、“军”、“嘉”五种，即以吉礼敬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，以宾礼亲宾客，以军礼诛不虞，以嘉礼和姻好。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，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，对国家很不吉利。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。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，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。乾隆拿他也没办法，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，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。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，上面铺上马鞍子，自己骑在上面，还问：“哥哥您看怎么样？”乾隆只好尴尬地说：“好。”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，说：“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。”气得乾隆无奈地说：“这是你找寻我啊，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！”这话看似宽宏，实际积怨很深，挑明是你故意寻衅。又如，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。到了傍晚，他请乾隆先去吃饭，乾隆没答应，他便有意激道：“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？”乾隆当时没说什么。第二天和亲王又觉得不妥，向乾隆叩头谢罪，说自己出言不逊，冒犯了天威，请皇上不要计较。乾隆答道：“我



要是计较，就凭你昨天一句话，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！”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。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。据说他病重临死时，乾隆曾去看望过他。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，一边磕，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，比画出帽子样。和亲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“头上”的这顶“和亲王”的“帽子”永远赏给子孙，就像八家“铁帽子王”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。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，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，交给他，说：“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？”众所周知，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力的象征。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，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。如果是后者，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，还是讽刺他“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”，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。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“铁帽子王”，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，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，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。

《清史稿·诸王传》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亲王传，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，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，说他：

少骄抗，上每优容之……性复侈奢，世宗（雍正）雍邸旧贲，上悉以赐之，故富于他王。好言丧礼，言：“人无百年不死者，奚讳为？”尝手订丧仪，坐庭际，使家人祭奠哀泣，岸然饮啖以为乐。做明器象鼎彝盘盂，置几榻侧。……

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，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。

而太后却总向着和亲王，处处偏袒他，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。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，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。当时的铜钱，一面铸有满文的“宝泉”二字，一面铸有汉文的“大清通宝”字样，所以又称“宝泉局”。钱铸好后，由北新桥往南，经铁狮子胡同（今张自忠路）东口运往户部。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亲王的王府（即后来的段执政府）。那儿有两个门，人称东阿司门、西阿司门（音），昼启夜闭，起守卫作用。一次，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，和亲王居然令人把所